

论田园建筑的美学体验

江婉平, 周志仪 (南昌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 探讨了田园建筑的3种美学体验: 格式塔视觉心理关系, 几何空间及数学关系, 时代、文化风格差异关系。

关键词 田园建筑; 建筑美学; 视觉; 空间; 时代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7)31-09898-02

什么是美? 这是一个和历史一样古老的问题。对美的感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通过一段时间的感受、理解和思考从而作出某种美学上的判断。美的定义是无法轻易确定的。宗白华, 中国建筑美学的第一拓荒者, 曾写道: “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 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 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也是一切‘美’的源泉。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 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而建筑被看作是遮风避雨的器物, “人之不能无屋, 犹体之不能无衣”(李渔《闲情偶寄》), 其首要功用是“上栋下宇, 以待风雨”。然而时间和历史改变着人们对同一幢建筑的观看方式和同一幢建筑美的意义的看法, 但无论在它建造初期如何, 其最后都难免归于同样的结局, 即成为“凝固的音乐”, “石头的史书”, 另外的不可移动(除技术以外)的屋子。

美国当代建筑师斯特恩有句名言: “就建筑而言, 惟一重要的是美的问题……我们最终感兴趣的惟一建筑是从美学观上去表达的建筑。”由此可见建筑与美学的渊源关系。虽然建筑是人工和无生命的, 但“任何东西, 不论其为木为石, 在审美的观点看来, 均有生命与精神的表现”。赋予建筑以生命的节奏及表现, 则建筑美学的本质就展现于世人面前——建筑美学的生命本体论, 即建筑美是建筑的生命。建筑的生命动感就如同音乐、舞蹈姿态、中国书法、中国戏剧脸谱等, 抽象的艺术形式一样令人震撼、感动, 而这种情感缘由何来? 或者说建筑的美在哪里呢? 建筑的美学内容非常广泛, 其不同于某幅画、某件艺术品、某个雕塑、某个家具设计、某个工艺包装等含“设计”概念的某件事物。简言之, 建筑是功能建筑上附加装饰化的美的东西, 这装饰化的美的东西是视觉的美感、空间的艺术和时代的气息。

1 视觉的美感

纯真朦胧的孩童时代, 有许多有趣的游戏,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搭积木、捏泥巴(那种似橡皮泥的泥巴), 捏各种各样能理解的东西: 小房子、小椅子、小女孩、小男孩、小碗、小锅等, 一切都那么小, 但形体比例很逼真, 可是没人告诉我们这就是“形体”印象的萌芽。透过幼小的心理, 透过我们的眼睛, 我们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 这是我们对最初的建筑形体的感知。我们首先从视觉心理思维的角度洞察建筑物的美。

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格式塔心理学派, “格式塔”是德文 Gestalt 的译音, 英文译成 form(形式) 或 shape(形状), 中文译成“完形”, 其研究出发点就是“形”。所谓形在塔式塔心理学中, 任何形都是一个格式塔, 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水平的知觉整体, 它从背景中(或其他物体)清晰地分离开来,

而且自身有着独立于其构成成分的独特性质。依据格式塔艺术心理的基本特质, 不同组织水平的格式塔, 换句话说是不同的建筑物, 往往伴随着不同的感受, 这种感受不是由它们联想到某种内容之后才得到的, 而是大脑皮层对外界刺激进行了积极组织的结果。如我们如何用几何构图设计来表达啤酒、白酒、果汁这三种饮料的味觉呢? 这三种饮料对人体不同味觉的刺激形成了人体的强烈的印象概念, 柔和、顺畅的曲线或者和谐的对称形式可能无法表达白酒的强烈的酒精刺激及饮后的晕觉迷惑感。

一个“好的格式塔”简约会意, 人体知觉当中占据着极大优势的简化倾向, 即按照刺激物的相近、相似或连续等特性将其组织为简洁完美结构的倾向。对于某栋建筑物而言, 人们最初的知觉是“简化”的整体美(以个人的视觉当中理解的美为尺度), 很难记起建筑其他的复杂的点缀符号或细部处理, 甚至于一切看上去不舒服的形体。不管是一座倾斜的塔, 还是一堵扭曲的墙壁, 都会在知觉中产生一种改变它们并使之成为完美的结构的倾向, 捕捉建筑的美意, 就是首先捕捉建筑的整体的大致的“形”美, 无论是完全的形或不完整的形, 规则的形或扭曲的形, 对称的形或不对称的形等。

当然, 潜意识人们想象着不规则不完全的形变成规则完全的形, 但最成熟的格式塔, 就是多样统一的“形”, 无论用于再现自然和用于表现内在情感生活, 它都是胜任的, 因为它蕴含着紧张、变化、节奏和平衡, 蕴含着从不完美到完美, 从非平衡到平衡的过程, 如说不完全的形比完全的形更能造成更大的形式意味或刺激力, 通过省略某些部分, 将另外一些关键的部分突显, 并进一步使这些突出部分蕴含着一种向某种完形“运动”的“压强”或“张力”, 使那些有特定欣赏能力的人身上激起一股“探照究竟”的潜在创造力量。

创造建筑的形美与之同理, 许多光怪离奇的建筑或许就是这样穷极视觉思维的右脑半球的发掘而创造出来的。西班牙杰出建筑师戈地设计作品常被人们冠以“怪诞”、“离奇”、“神秘”等词, 如“米拉公寓”和圣家族教堂。戈地是位用曲线和曲面写诗的建筑诗人, 即使是一扇窗、一个门或一个阳台, 他也善于从动植物的形态美吸取创作灵感, 尽量做到体无常轨, 言无常宗, 景无常取。

2 空间的艺术

建筑设计师是一个玩积木的大孩子, 他在蓝天底下、大地之上搭建各种几何造型, 讲究几何形体的比例尺度。建筑之美就是柏拉图式的尺度、匀称和比例, 协调着各种空间的数学关系。古希腊人发现 1.618 或是 1/0.618 这个固定的数学比例十分优美, 这便是黄金分割, 男女体型、自然界的动植物因符合黄金分割关系而匀称优美, 骡子和毛驴因不符合此关系而不如阿拉伯和高加索名种马那样威武、英俊。勒·柯布西埃在《走向新建筑》中高度赞扬了工程师的

美学：“工程师做出的建筑，是采用数学计算，从自然法则中推导出来的。”“其使用几何形体，用几何学来满足我们的眼睛，用数学来满足我们的理智，其工作就是良好的艺术”。数学促成了工程师和建筑师的分道扬镳，画法几何和阴影透视的运用赋予建筑的数学概念，而当水晶宫、世界博览会机械馆、埃菲尔铁塔等建筑的落成，人们不禁感叹建筑之数学美。

建筑的几何形体来自于自然界常见的简单几何形状，主要是圆、球、圆柱，如太阳、月亮、植物茎干、果实等。而矩形和立方体是人类创造的，并被极大程度地运用于建筑当中。这也正是米开朗基罗把建筑当雕刻看待的原因，雕刻空间之美是建筑美学的最高境界。

自然界中的几何空间反映着建筑的自然之美，空间是点、线、面、体占据、扩展或围合而成的三度虚体，空间的渗透、重叠、透视极大丰富了人们视觉效果和空间形体的限定。空间的理论依据武装着空间的意境美，也创造了更深邃的建筑美。

希腊空间感觉的是有轮廓的立体雕像，埃及空间感觉的是墓中的直线甬道，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感觉到的是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国人的空间意境则是“无往不复，无地际也”的宇宙感。尤其是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那种失去几何、三角构成，失去西洋透视学的表达阴阳明暗高低起伏的节奏化、音乐化的空间，中国人的空间意趣是“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其犹爱万物，与万物同其节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

一栋建筑的空间美感，首先要注意到它的完整性，无论审美注意力的作用如何，它都旨在领悟所见到的各个部分的意义及其相互的依赖关系。虽然人们第一眼看到的是建筑的整体，但当人们仔细端详则第二眼看到的就是细部的刻画。而建筑形态美与丑，究其本源除与审美主体——“人”密切相关外，与审美客体——建筑自身的形体组织模式，形体的比例与尺度，形体的界面处理及形体所包含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形态等密切相关。形体的组合模式有：高低穿插、咬合；切割、叠加；过渡体量、分离、象征等。

3 时代的气息

世界的丰富多彩，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的多元性，建筑科学技术的多样性，建筑艺术思潮的多元化以及建筑审美倾向的多元化，正侵袭着我们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理性主义”、“典雅主义”、“粗野主义”，还是砖混、框架结构、空间曲线、网架结构、悬索结构、薄壳结构等，建筑设计师面前的笔多种多样，应拿起哪支，我们很难决断，唯一的标准就是哪些笔能画出一幅那个时代的美丽的画。

时代结构性把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变化串起来了。有人说：“结构就是美，世界即结构”，笔者认为时代结构就是美，尤其针对建筑。大自然结构是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是上帝或造物主精通世界的结构布置和结构计算而创造出来的。大自然设计建造了宇宙、银河系、地球、太阳、月球、恐龙身体结构、黄麻直根系、玉米须根系、地球生态循环结构等结构形体。而建筑的结构形式则源自这些世界万物的天然结构框架，无论是建筑材料、建筑构造、建筑力学等。

然而与之天然结构框架不同的是，建筑是人根据自身需要特征创造的，建筑首先应具有其功能实用性，依照维特

鲁威以“坚固、适用、美观”的要求建造建筑的话，仅满足前两项要求的建筑者，只能成为一名建造者，而满足三项要求的才能成为一名艺术家，一名真正的建筑师。

各种建筑的各种结构形式具有着典型的时代性。这正如古罗马建筑技术无法采用框架结构及玻璃幕墙的结构，中国古代的木构架结构无法理解网架结构、悬索结构的大跨度变化。不同风格不同技术的建筑遵循着时间的秩序而不断演变，不可能互相循环往返。正因这种特征性，建筑的美就赋予了时代性、秩序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西方的现代建筑在这个异化世界里越来越融合，不同风格、不同技术的建筑在这个时代各取所需，争相斗艳，这是个诸侯百家的建筑时代。当然，我们这个时代结构形式也势必为后人称为某个时期的建筑。

不同的建筑风格自有其比例、节奏等原则，即使是某个人个人设计风格也在设计手法、表达形式等方面有着他的习惯、他的方式，如某人喜做弧形建筑，则会尽其所能的变化弧形、分割弧形、联系弧形做各种不同功能样式的建筑。不同的风格受文化、时代的差异限制，纵使同一时期、不同的地域的文化对美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西方文化认为美学的本质就是和谐，他们追求的是对实体世界具体化、精确的形式及其结构的明晰性、建筑个体的形式美，建筑物各部分之间大小和相互比例所构成的完美的和谐关系，即秩序。纵观西方建筑艺术美学风格的发展进程，从严谨精致的古希腊建筑、宏大壮美的罗马建筑、神秘阴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和谐安祥的人文主义建筑到适用灵活的折衷主义建筑、重视空间功能的现代建筑，无不满足艺术家的视觉和数学家的思维。而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与自然秩序紧密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和谐。如北京故宫和山东孔庙等中国古代建筑从总体布局、群体组合、序列结构等方面都与所处的环境气氛紧密配合，北京故宫通过富丽堂皇的门面和幽邃的中轴线进而创造出威严肃穆的皇宫气氛；山东孔庙则以简洁的布局和清幽的庭院对这座宗师圣庙的高风浩气作了恰如其分的注释。中国古典建筑的造型和装饰，如大屋顶的“如鸟斯革”，“如跂斯飞”的屋顶和出檐，“桃尖梁头”或“蚂蚱头”、“霸王拳”、“昂嘴”、石柱上的雕龙，梁檐上的镂花，屋角屋脊的各种兽头鱼形、大门上的椒图及两侧的对联、门窗上的刻花图案等。

4 田园建筑审美情感取向

建筑美学的体验来自视觉的感知，空间的把握以及时代的表现。人们把建筑作为审美对象，即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在与他保持一定审美距离的情况下，与之浑然一体。

建筑审美情感的取向因建筑美学体验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20世纪西方出现了多少美学新理论，就有多少种建筑风格，不少美学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间接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建筑美学的形成，而美学的后面是哲学体系。虽然美学形式有多种，但对于未受过建筑审美情趣的熏陶和教育的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风潮将西方的“欧陆风格”建筑思潮狂风吹进来，人们对其美的形式震撼了，于是现代建筑盲目追宠于“国际式风格”的欧洲建筑或千篇一律的明快、光亮、平直、重复、简率的现代主义建筑，甚至认为传统民族的大屋顶的建筑太庸俗。

(上接第9899页)

建筑美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建筑艺术的表现力对人有不同的影响。好的建筑设计应符合建筑形式美的一般原则,应是造型、空间与装饰艺术的统一体,更应该尊重群众的审美趣味,通过各种思潮和手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审美能动性,把审美的注意力转移到审美的主体——人的身上。重视不同的建筑审美情感的取向已成为当代审美的一种潮流。如著名的法国朗香教堂的造型,我们可想象为一顶神父帽子的隐喻,也可想象成一只水鸟的抽象画,甚至船体的变形,愈是有审美的多义性,愈能适合于不同人的多种审美趣味。

中国历史悠久的建筑意境美是不同的建筑审美情感取向的一枝独秀。“求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的中国古典建筑美学认为,建筑离不开环境,环境能映衬烘托建筑,人与建筑环境更是处在一种辩证的关系之中。塑造意境美的环境场所必然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紧密相联。5 000年文明的持续发展培育了古代人有根基的审美观,然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相当程度层叠了原有的审美意象,使当代的审美倾向变得多元而飘浮。再者,在经济发展的阶段,对物质利益短视性追求的同时也造成审美情趣的畸性发展。简言之,现代的中国田园建筑审美情感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平稳的经济发展势态、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有地域性色彩的人文环境。

对于正确的建筑审美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追求,在今天的生活中需要建筑师的社会责任与孜孜以求的勇气,更需要房产业主和人民群众的不断领悟。面对过去,我们怀念高颐墓阙的粗犷雄浑,佛光寺大殿的舒展明朗,应县木塔的宁静致远,我们赞叹屈原的热情与深沉、陶潜的真实与平凡、李白的飘逸与超然;面对未来,我们探寻建筑之美,寻求

视觉的刺激,找寻空间的错动,探索时代的变迁。

参考文献

- [1] 宗白华. 艺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2]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3] 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第1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 [4] 贡布里希. 艺术发展史——“艺术的故事”[M].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
- [5] 赵巍岩. 当代建筑美学意义[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 [6] 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7] 勒·柯布西埃. 走向新建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 [8] 彭一刚. 建筑空间组合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9] 南舜熏, 辛华泉. 建筑构成[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 [10] 赵鑫珊. 建筑: 不可抗拒的艺术——天、地、人、建筑(上)(下)[M]. 北京: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11] 卡斯腾·哈里斯. 建筑的伦理功能[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12] 朱永春. 宗白华建筑美学思想初探[J]. 建筑学报, 2002(11).
- [13] 凌世德. 形体、空间和环境——建筑形态美的主角[J]. 建筑学报, 2001(8).
- [14] 梁思成, 林徽因. 中国建筑美学文存——平郊建筑杂录[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15] 宗白华. 中国建筑美学文存——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16] 陈志华. 中国建筑美学文存——风格试论[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 [17] 秦佑国. 清华大学建筑学研究论文集(1946~1996)——建筑与数学[A].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 [18] 刘先觉. 建筑与文化论集——建筑美学的辩证思考[A].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3.
- [19] 戴冠青. 建筑与文化论集(第3卷)——建筑的灵动美与审美情感作用的揭示[A].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 [20] 王贵祥. 建筑的神韵与建筑风格的多元化[J]. 建筑学报, 2001(9): 35-38.
- [21] 杨宇振. 建筑与文化论集(第5.6卷): 意境与美——《艺境》与《美的历程》读书笔记[A].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 [22] 吴家骅. 景观形态学[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 [23] 罗杰·斯克鲁顿. 建筑美学[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